

残年（知乎 q39952242a1980365254）

匿名用户

2021-07-25

我母亲离世前几天，一直心心念念要去看海。

我答应带她去，但忙起来就忘了。

那天中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用很委屈的语气说：“你来接一下我可以吗？我找不到路了，轮椅没电了。”

我说：“你现在在哪里？”

她说：“我不知道。”

我说：“周围有没有醒目的建筑，大房子什么的？”

她说：“没有。”

我说：“怎么会没有呢？酒店，加油站，什么店子都可以，你随便找一个我就能导航过来。”

她说：“没有，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随便形容一下你周围是什么样

子。”

她说：“我在一座桥上。”

我打开地图看了下，旁边的确有座大桥，我连忙跑过去找她。

两百米长的大桥，我从桥头跑到桥尾，没找到她，赶紧又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不要乱走，回到桥这里来。”

她说：“我就在桥这里啊，你到了吗？”

我说：“我也在大桥这里，我找不到你。”

她说：“那你估计跑对面去了，等我过来找你。”

我说：“你就在原地等着就行了！”

打完电话，我一边往桥对面跑，一边仔细打量两边，从头跑到尾，还是没找到她。

她一个病到路都走不稳的人，坐着轮椅把自己弄丢了。

我彻底烦躁了，我给她发微信视频。

我想看看她在什么地方，可她手机拿的很近，我只能看到她的脸。

她一脸憔悴，脸色灰沉，嘴唇是紫青色的，

额头上全是汗水。

我说：“你把手机拿远一点，照一下你后面让我看看。”

她就盯着手机，也不说话，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我说：“你只要把手机拿远一点，让我看看你后面有什么就行。”

她说：“等一下，等一下。”

我等了几秒钟，她还是盯着手机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说：“你把手机拿远一点！”

她说：“我不会！”

我说：“怎么可能不会呢！你只要把手机拿远一点啊！动一下手，把手机往前放一点！”

她哭丧着脸，好像这很难理解，还是焦急地盯着手机，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我说：“我求求你了，你让我看看你在哪里，你这样我找不到你。”

她说：“我知道了。”

然后还是没有把手机拿远。

我又催促了两次，她莫名其妙居然把视频挂

断了！

我彻底崩溃了，我骂了几句粗口，骂我自己，然后给她打电话。

电话打不通，我又急又气，头都晕了，打不通，我继续打，一直打，疯狂打，打了一百多个。

终于通了。

我说：“好了，什么都别说了，路边有人没有，你找个人问一下你在哪里。”

她说：“他们不理我……”

她话说了一半就不说了，我也明白了，坐着轮椅的她一看就是病入膏肓的人，没人愿意担风险做好人。

我要疯了。

我想不通，曾经那么果敢精干的一个女人，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

连将手机拿远这种事都没办法办到，我那时恨不得从桥上跳下去。

后来，她遇到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把准确的地址告诉了我，我终于找到了她。

她在一公里外的另一座桥上。

她坐在轮椅上，以为我要骂她，她低着头不

敢看我，强装镇定。

小伙子说：“太危险了，她一直在逆行，轮椅都跑到马路中央去了。”

我谢过小伙子，勉强冷静了下来。

小伙子走后，我说：“你现在是怎么回事，连手机拿远一点都不会了吗？”

她不说话。

我说：“你回答我啊，这是为什么啊？你到底有什么想不通的。”

我拿出手机，模拟了视频的样子。

我说：“你看，这是视频的时候，我叫你拿远一点，你只要用手往前一点就行，你不会吗？”

她还是不说话。

我没辙了，慢慢推着她回家。

那天太阳很大，下午闷热的不行，可我寒冷彻骨，满心绝望。

.....

天将要黑，我和她才堪堪回到家，从中午折腾到晚上，两个人都累的够呛。

我随便炒了两个小菜，又从外面买了几盒米饭，叫她吃饭。

她尝了两口，说：“真好吃，今天饿了，我要多吃点！”

我说：“你吃吧，没人跟你抢。”

母亲的厨艺其实很好。

虽然我在酒店掌厨多年，自认厨艺是及不上她的，她也从没这么夸奖过我。

其中一道菜是鸡翅，一共有五个，我和她各吃了两个，碗里还剩一个。

我说：“我吃饱了，还有一个鸡翅你吃吧。”

她点点头，一声不吭地夹进了碗里。

若是以前，这种情况她一定不会自己吃，就算留过夜，也一定要留着给我。

她的病越来越重，食量也越来越少，在我印象中，这是她唯一一次，吃了足足两碗饭。

我原本对她有怨气。

她病的那样重，却只身一人跑到这么远的城市来。

虽然这是我曾经给她的建议。

她的病，是风湿性心脏病，因为老家多山多雨，每到冷天下雨，她的腿就会开始渗水，她的肚子

也有积液，还伴随着颈部血管的猛跳。

她总是睡不好。

在她病的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我告诉她，南方有一座小岛，四季如夏。那里空气非常好，并且距离大海很近，她去住一段时间或许会好一些。

她反对我，说那么远，光是路费都得多少钱？她心疼钱。

直到两年后，她的病情越来越重，不光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恍惚，乃至几次入院，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

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她要去看海。

我说：“你病成这样，就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在家养病吧。”

她说：“老家太冷太潮湿，身体受不了了。”

我说：“你去那么远，谁来照顾你？”

她说：“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一个病人说的话，我本不该相信，但我确实信了，电话里她很精神，我以为她真的好了一些。

我说：“好吧，到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

没过一个月，我接到了她的电话。

准确的说，是她的护士打电话给我，说她摔倒了，伤到了头，正在住院。

我得知这个消息，整颗心都吊了起来。

她在电话里委屈地说：“我摔倒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摔的这么厉害。”

我说：“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你明知道你身边没有人，为什么不小心一点？”

她说：“你过来好不好，你爸爸逼着我回去，我不想回去，这里环境很好，对我的病有好处。”

“只要你过来了，他们就不会逼着我回去了。”

我纠结又烦躁。

我有稳定的工作，如果去她身边，一切都得从头再来，虽然可以靠自由职业赚钱，那一定也比不上这份工作。

可是，一想到她孤独一人回去老家，那么寒冷，那么多雨的山城，我的心就软了。

我说：“我这两天辞职，尽快过来。”

她高兴的像个孩子，在电话里说：“那太好

了，那太好了。”

当我见到她时，她坐在轮椅上，已经病的不成人样。

她的脸，她的手，浮肿而紫青的皮肤紧贴着骨骼，浑身看不到一丝好肉，她病到了这个地步。

她说她的摔倒，是因为轮椅的两个踏板是分开的，她下轮椅时，脚不小心踩进了踏板间的空隙，于是被套倒。

我强忍心痛，严厉地告诫她，下轮椅时一定要找一个能抓扶的地方，先抓扶，稳住身体，再下轮椅，我不可能整天盯着她，我必须工作。

她默不作声。

她后面没给我添过麻烦，直到这次走丢。

我原本对她有怨气，怨她骗了我，让我答应病的这样重的她，走的这样远。

对自己更有怨气，她是一个病人，粗心大意可以归结为身体机能下降。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来到她的身边，还是没能照料好她，害她担惊受怕了一个下午。

我想，既然她愿意吃我做的饭，接下来我就认真给她做几天饭好了。

我告诉她，我会尽快找个时间，带她去海边转转，前提是她老老实实在家待几天，不要一个人出去乱走。

吃过饭，她有了精神，她解释说：“今天轮椅电没充够，所以才叫的你。”

我说：“就算轮椅有电，你病的这么重，也不能一个人走太远。”

她假装不高兴：“什么病，说不定我能活到八十岁呢？”

我说：“又没人不让你活。”

她就笑。

此前的万种怨愁，经过这次晚餐，消散了大半。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顿晚餐。

她年轻时爱吃辣，重咸口，很少吃肥肉。

她那时却吃不得辣了，盐也不敢多吃，开始爱吃肥肉，她瘦的皮包骨，坐着都被硌疼，认多吃肥肉有利于长肉。

隔天中午，我还在考虑，晚上要给她准备怎样的饭菜。

突然又接到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女声，说她出事了，现在在医院，让我赶紧过去。

我坐在出租车上，气的牙痒，心想她一定又一个人出去了，昨天才刚刚走丢，今天又进医院了。

为什么总不叫我省心。

明明那么叮嘱她了。

我在车上想了很多，想发火，想接着该怎么办，是带着她回老家，还是辞去工作，昼夜看护她。

不论哪一种选择，都非常麻烦，我想不管怎么样，得对她下最后通牒了。

我去到医院，找到她，她躺在病床上，一直唉唉地喊着。

我说：“怎么回事？”

她听到我的声音，努力地想要抬头，可病床是平的，怎么也抬不起来。

我赶紧走过去，发现她眼睛大大地睁着，一直在流泪。

她的头上缠了些绷带，半张脸都是干掉的血，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皮肤紧紧地绷着，烫的吓人。

她看到我，像是想要说话，可支支吾吾，什

么也说不出，还是不断唉着，像是疼的。

她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从小到大，我从没见她这样过。

她得是伤的多重多疼，才会喊出声来。

我大脑一片空白，路上的所有想法和怒火都化为了乌有。

护士告诉我，她是被人送到医院来的，已经半个多小时了，刚刚做完检查。

我问她：“是谁送你来的，你怎么受的伤？”

她看着我，“是……是……”龇牙咧嘴一会儿，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说：“你别急，慢慢说，你怎么受的伤

她痛苦地挤眉咧嘴，好一会儿才憋出几个完整的字眼：“不知道。”

我想她一定是伤到了某些神经组织，没办法正常说话和思考了。

我只好问她：“是不是轮椅，你是不是又被轮椅套倒了？”

她的头，费力地左晃右晃，像是在回忆，过了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嗯！”

我说：“为什么啊，我叫你不要一个人出去，叫你下轮椅得先找个抓扶的地方。”

她断断续续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去买菜，莫名其妙就摔倒了，今年运气不好。”

她的外套浸透了血，我摸了一把，沾了一手我一阵阵揪心。

我说：“怎么会莫名其妙呢，还运气不运气，你just是不听劝！”

她不再说话了，像做错了事，连呼痛的声音都小了，这令我更是痛心。

医生把我叫去谈话，说她需要住院观察，因为发现脑中有轻微出血。

我想她伤这么重，住院最起码也得十天半个月。我缴了费，索性打电话把工作直接辞了，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矿泉水，卷纸，护理垫，尿不湿，马扎，我百度了一下医院陪护需要的物品，买了一大堆。

回去病房，她又盯着我支支吾吾地说话。

我问她怎么了。

她憋了半天，说她忘了。

我很怀疑她不是因为轮椅受的伤，而是被人

撞倒的。

因为有一次她被撞伤了小腿，也没有告诉我，直到伤口感染被我发现，在我的逼问下才说出口。

我说：“怎么能忘了呢，你再仔细想一想。

她怎么也想不起来。

她痛苦而气恼地说：“怪了，怪了，我明明记得的啊！”

我注意到她嘴巴很干，问她：“你是不是想喝水？”

她愣了一会儿，重重点头：“嗯！”

连喝水这种事都说不清楚，都能忘了。

我赌气地说：“等你出院，我带你回老家。

她闭着眼睛，脸上痛苦带着些委屈。

我狠心地想，不管她愿不愿意，一定得带她回去了，一边打开矿泉水，倒在瓶盖里喂给她。

她哆哆嗦嗦地喝，可没喝多少，就翻了白眼

她四肢古怪地扭曲着，浑身剧烈的颤抖。

她被一路推进重症监护室。

我没想到她会突然这样，整个人都蒙了。

家属不能陪同，我只能在楼道里或坐或立。

每隔几个小时，医生就打电话叫我一次，讨

论她的病史等情况。

我熬了一天一夜，恍恍惚惚，坐在楼道里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躺在床上，她忽然推门进来，还是那副瘦的皮包骨头，病入膏肓的样子。

她头上缠着纱布，手里提着一袋子菜。

我问她：“你不是在住院吗，怎么回来了？”

她说：“我已经好了，住院要不少钱呢。”

我说：“就知道钱，你以后绝对不能一个人出去，买菜也不行，我可以去买。”

她提了提手里的菜：“我知道了，今天我给你做菜吃。”

我说：“买的什么菜啊？我可不吃肥肉。”

她得意地笑着：“都是瘦肉，便宜的很！”

我是被医生的电话吵醒的。

医生告诉我，所有的抢救药都用完了，病人已经不行了，要我赶紧进去。

我一边换隔离衣，一边麻木地签了很多文件

走到她身边时，她一脸憔悴，眼睛紧紧地闭着，她快要走了，却无法醒过来跟我道别。

我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她，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护工告诉我，她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黑暗从头顶压下来像是有什么东西塌了。